目录

应时的话

第一章　在爱里保守一

第二章　神的行政

第三章　关于我们往前的交通

第一章　在爱里保守一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一至三节，五至六节，腓立比书二章二至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本书共有三章，说到一些与主当前的恢復有关的重要事情。在本章，我们要来看在爱里保守一这件紧要的事。在第二章，我们要来查读主的话，看神在这地上的行政。最后在第三章，我们要交通到我们的往前。

保守那灵的一

召会生活乃是一种在爱里，在一里的生活。我们在主里乃是一。一个人一相信了主耶稣，重生得救之后，他里面就立刻开始对别的基督徒有好感。他开始爱别的基督徒。当我们刚得着主的救恩时，我们里面的确有一个爱的思想，爱的感觉，和爱的意念，要爱别的基督徒。然而，因着我们属人的天性，我们彼此接触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难处就产生了。如果一对夫妇，从来没有恋爱过，他们就不可能闹离婚。爱怎么会带来离婚？爱使我们在一起，可是这个在一起，常常就是难处的真正源头。一对夫妻若分开一段时间，他们会彼此怀念。等他们重聚在一起，不要多久，他们之间就可能会出问题。我们彼此接触所以会制造问题，乃是因着我们堕落的人性。

以弗所四章二至三节说，『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凡事』一辞，在原文是指着卑微和温柔。我们需要凡事卑微，凡事温柔。我们也要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我们必须祷告到进入这几节的实际里。我们需要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带进卑微和温柔里。我们中间能有这样的一，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在召会生活中的这个一，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我们的召会生活。

若不是在那灵里，这个一就无法生效。所以它被称为『那灵的一。』如果我们的一不是在那灵里，那个一就不是真的，也不会持久。那灵的一是由各样的美德所构成的，诸如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竭力等等。我们必须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这些都不是天然的美德，乃是神圣的美德彰显在我们的人性里，成了我们属人的美德，我们应当活出一种满了神圣美德彰显在我们人性里，成了我们属人美德的生活。有了这些美德，就能保守那灵的一。

保罗在腓立比二章二至三节说，『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恩念同一件事，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众圣徒都思念相同的事时，使徒保罗的喜乐就得着满足。我们未更新的心思，就像一匹脱韁的野马，四处狂奔，无法控制。除了要思念相同的事，我们还要对众圣徒有相同的爱。如果我爱一位弟兄过于另一位，这就会产生难处。如果我们凭自己天然的生命活着，我们就不可能有腓立比二章二至三节中所有的项目。这些项目只能藉着神圣生命彰显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才能得着实化。在神圣的生命中有神圣的属性。这些神圣的属性彰显在我们为人的生活中，就成了我们属人的美德。乃是在这些美德里，我们才有那灵的一。

这种那灵的一，乃是我们召会生活的基本元素。我们缺少了这一，就是在召会生活中『自杀。』我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经历到这种属灵的自杀。因着这个一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是这么紧要，我们必须进一步来看我们该留意甚么，好保守那灵的一。

实行罗马十四章才会有罗马十二章里基督身体生活的实际

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始尽职事时，常常讲罗马十二章。罗十二章乃是说到如何有基督身体生活的一章。首先，你必须把身体献给主，（罗十二1，）然后你的心思会得更新，（罗十二2，）你的灵也会火热。（罗十二11。）我们有献上的身体，更新的心思，以及火热的灵。就能认识神的旨意，（罗十二2，）就是过基督身体的生活。然而，我们若只实行罗马十二章中的真理，我们还不能有基督身体的生活基督身体的生活实际上是根据罗马十四章。如果我们要有正确的基督身体的生活，召会生活，我们就必须学习，包容基督徒之间所有的不同。

基督徒之间的不同，多得数不过来。在地方召会里，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圣徒，结果就产生出许多的不同。甚至在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之中，也有许多不同。当我来到美国时，四处旅行供应主的话。我住在许多美国的家庭里，我很惊讶有这么多不同种的美国人。我发现美国真是一个不同人民、文化和种族的熔炉。我也察觉，美国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食物，和不同的说话腔调。当我应邀到德州泰勒市时，我头一次听到 y'all 这个字，后来才晓得，它乃是 youall（你们大家）的简略发音。召会生活吞灭所有的不同，乃是一件奇妙的事。今天在德州众召会的聚会里，很难再听到 y'all 这个字。

许多弟兄们都学会说标准的英语。人种之间的不同使我们难以实行在一里的召会生活。从大陆到台湾的中国圣徒，是来自许多不同的省分。虽然百分之九十五的圣徒都是中国人，他们也说同一种中国通用的语言，国语，却有许多不同的腔调。中国大陆各省分之间，有许多的不同。然而，在台湾经过近四十年的召会生活，这些不同几乎都被吞灭了。一面，召会生活吞灭所有的不同。另一面，召会生活又常常造成难处。一个新的地方召会可能不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召会越老，问题就越多。所以，我们需要一。在人群社会里，没有别的团体像召会生活这么需要一。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都要蒙怜悯，得恩典，包容各种的不同。

在罗马十四章，保罗举例说明，信徒无论多不同，我们都需要接纳。在保罗的时候，有些圣徒是吃素的，别的圣徒却喜欢吃肉。（罗十四 2。）在召会生活中，有些圣徒想要守某些日子为圣日，别的圣徒却不这么作。（罗十四 5。）有些圣徒可能喜欢守安息日，别的圣徒却觉得日日都一样。这些不同的生活和敬拜的方式，主要的是从守旧约的犹太人来的。按圣经说，凡物都可以吃，守安息日的作法也已经过去，但保罗在罗马十四章却没有这样教导。保罗不称许任何人，也不定罪任何人。反之，他告诉我们保守一的路。

他说，『有人断定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定日日都一样，只是各人自己的心思要坚信不移。守日的人是向主守的，吃的人是向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向主不吃，他也感谢神。』（罗十四 5～6。）保罗的思想乃是，只要圣徒作事是向着主作的，我们都该觉得合式。我不认为保罗太放任。实际上，他非常宽大，并不狭窄。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会给在罗马的圣徒三篇论守日的信息：一篇论安息日，一篇论七日的第一日，一篇论主日。这些都是圣经中重要的辞。我们也许会给圣徒三篇信息，告诉他们什么日子是对的日子。我们可能会说，『不要守安息日，那是属于旧约的。』然而，保罗不那么作，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懂圣经。他没有给圣徒圣经的教训，论到这些不同。他只是指明，守日的人是向主守的，不守的人也是向主不守的。他们作的不同，却都是向着主作的。我们会不会说这样都好？我们很多人都很难这么说。我们喜欢说，『这不合乎圣经。』假如有一个安息日会的人来擘饼，并且就坐在你旁边，你坐在守安息日的人旁边会平安么？如果是另外一位弟兄坐在你旁边，你会有同样的感觉么？也许我们都会觉得不舒畅。但是我们的感觉和态度，与保罗在罗马十四章的教训相反。保罗在罗马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接纳圣徒，即使他们的信心软弱，我们还得接纳他们，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了。（罗十四 1～3。）我们接纳圣徒必须基于神的接纳。神所接纳的，我们必须接纳。而且我们必须乐意的接纳他们，我们如何爱别人，也必须用同样的爱爱他们。我们的爱不该有等差。

假设我们和十位圣徒聚会，其中有两位是安息日会的，三位是灵恩派的，其余的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可能对那些不特别的人感觉很好，但是对别的人感觉不安。这说出我们中间有分门别类。我们要蒙怜悯，得恩典，学习一个功课，包容圣徒中间所有的不同。不然，我们迟早都会出难处，我们会失去那独一、真正的一。在我们中间可能有话说，有些人是为着这个，有些人是为着那个。这就像哥林多人一样，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林前一 12。）甚至那说自己是属基督的，也是分裂的。他这样说，乃是把别的信徒排斥在外。为了保守正确的一，我们必须埋葬这一切的口号。在我们中间有人也许说过，『他是为着新路的。』或说，『他是为着老路的。』这些『新路』『老路』的口号都该埋葬。我们不该用这些口号。让我们埋葬并丢弃这一切空洞的口号。我们必须包容各种的不同，但我们必尽力避免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特别之处，使我们与众不同。当我们相信耶稣，进到召会生活时，我们乃是乖僻的肢体。我们也许以为我们很平常，不特别，但实际上，我们都有自己乖僻的个性。我们必须为着召会生活的缘故，从我们乖僻的个性中蒙拯救。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乖僻，那还可以原谅。但只要我们一晓得，我们就当取用恩典，对付我们的乖僻。这会救我们脱离召会生活中的难处，并且帮助建造召会生活中正确的一。

罗马十四章是为着召会生活非常关键的一章。我们必须记得，罗马十二章和十四章是并行的。当我们经历这两章中的真理时，我们就能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如果我们只有罗马十二章，没有罗马十四章，召会生活就会被抹煞。如果我们只有罗马十四章，没有罗马十二章，召会生活就会徒具形式而没有实际。实际是在罗马十二章，而实行是在罗马十四章。我们必须实行罗马十四章，才能有罗马十二章的实际，从这点看，罗马十四章是非常非常的要紧。

当我是个年轻信徒时，我遇见别的基督徒，会问他们受浸是洒水还是浸在水中。如果他们回答是受洒水礼，我就很难包容他们。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在水中受浸的，我就乐意包容他，因为他和我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在受浸这一类事上，和别的信徒一样，然而我们和他们相处一段长时间以后，其他的不同就会显出来。我们必须留意这样的事，好使我们能避免任何形式的分裂，多年来我一直在学这个在爱里保守一的功课，我还在学习中。

在我们于美国举行的十天训练期间，许多圣徒把家打开，接待参加训练的圣徒。许多主人和客人都得承认，他们忍耐的期限只有十天。在训练的头四天，一切可能都很美好。但是到了第九天，就不怎么好了。我们相处越久，问题就越多。

当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刚开始召会生活时，一切都很美好，似乎很容保守一。然而在那里过了几年之后，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中间，就会有事情发生，破坏这个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该搬走，反倒必须除去我们的乖僻个性。如果我们乖僻的个性不除掉，就算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同样的难处还是会一再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要保留我们乖僻的个性，我们也许只能在召会生活中尽功用八年。然而，我们若盼望在召会生活中，作肢体五十年，有许多东西都需要从我们这个人身上除去。然后，我们才能进入罗马十二章和十四章的经历。

关于主的筵席

察验自己为了有分于主的筵席

有分于主的筵席是一件严肃的事。林前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当察验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我们可能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当我们来到主的筵席前，我们必须是个相配的人，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必须与主的筵席相配，不然，我们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

保罗接着说，各人应当『察验自己。』每一次你来到主的筵席前，你都必须察验自己。这就是说，你必须察验自己，把自己摆在试验之下，使你蒙称许，符合所定的要求。你必须蒙『查验的灵』称许，然后你才能到主的筵席前，平安的有分于主的筵席。如果你觉得你不蒙称许，你有分于主的筵席就有了难处。那你该怎么办？

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要对付这件事并不难。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蒙称许，我们可以彻底的认我们的罪、过错、缺欠和失败。主耶稣的血就会立即洗净我们，（约一9，）我们就能称许自己了。我们都该这样实行，尤其是当我们来到主筵席前的时候。有分于主的筵席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我们若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当我们有分于主的筵席时，我们必须分辨那身体。我们必须想想桌子上所陈列的是什么。桌上的饼不仅表征主肉身的身体，也表征祂奥祕的身体，就是基督那独一的身体，作三一神的彰显。有分于这饼是严肃的。我们必须分辨我们所要擘的饼。这饼必须须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之身体的表号，也必须是基督那奥祕的身体，就是作三一神彰显的召会的表号。天主教的弥撒和基督教各宗派所谓的圣餐，都不是指向基督那独一的身体，乃是指向他们的分裂，他们的宗派。我们要分辨基督的身体，不该有分于任何分裂的饼，或任何带有分裂之灵的饼。

供应基督作对付罪的生命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蒙称许，能有分于主的筵席，但我们很关心那些一直在犯罪的人。我们可能知道有些圣徒一直在犯罪，却仍然来赴主的筵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记得，保罗在林前十一章的话告诉我们，要察验自己，试验自己是否蒙称许。那里的话没有告诉我们要察验别人，试验别人。我们应当把别人留交给主，而不作他们的审判官。我们只该审判自己，不该审判别人。

你若知道某个人犯了罪，你就得为他祷告，学习把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他，使他可以对付自己的罪。基督的生命乃是对付罪的生命。首先，你自己必须因着享受基督对付罪的生命，而受了对付。然后你必须把这样一位基督作为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别人。利未记告诉我们，祭司要在圣处吃赎罪祭，使他们能『担去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除罪。』（利十 17。）当你享受基督作对付罪的生命时，你必须有度量去担神子民的罪孽。你必须学习把基督供应给陷在罪中的亲爱圣徒。

将基督作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不是到他那里去，指出他的错，定他的罪。这只会造成损害。你必须先去使他刚硬的心柔软下来。犯罪人的心通常是刚硬的。（来三 13。）如果你要去供应基督给他，你必须信靠主，好叫你靠着那灵有恩典，使他刚硬的心柔软下来。你必须软化他的心，温暖他的心，然后才能把是生命的基督，实际的、真实的、丰富的供应给他。这生命，就是那灵，会在他里面作工。你不需要题起他的过错，因为进到他里作生命供应的这生命，会作许多事。如果一个人身体上有种疾病，你不需要题起他的病。你只要把正确的药物供应给这病人，他就会痊愈。在照顾圣徒的事上，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没有和圣徒谈他的软弱、过错或罪恶，然而他得了医治。他得医治，不是因我的话，乃正因那藉着我供应到他里面的灵，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利未记所说，担去神子民罪孽的意思。这是除去圣徒中间的罪的路。

恢復犯罪圣徒的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是不能快的。你必须忍耐。即使你花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使一、两位犯罪的圣徒得恢復，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加拉太六章一节说，当一个弟兄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那些属灵的人应当挽回他。我们必须尽可能恢復堕落的圣徒。一百位聚会的圣徒当中，可能有两、三位活在犯罪的光景里。因为你一直享受基督，你就能接受负担照顾其中一位。另一位弟兄也许对同一位也有负担。你们就可以交通这位圣徒的光景，一起作工帮助他，如果你们两立能一起作工半年之久，使这位犯罪的弟兄得着恢復，这对召会生活是个极大的帮助。这种服事乃是我们在召会生活中，维持那灵的一的要素。

只有在爱里，藉着那灵，才能维持一。批评只会加重分裂并破坏一。我们都必须避免消极的谈论，并学习取用基督作赎罪祭，作对付罪的生命，使我们有度量和力量，将基督供应给犯罪的圣徒。这样，这些圣徒迟早都会得着恢復。如果我们恢復一位弟兄，我们就会减少召会生活中与一有关的难处。如果你自己在主面前蒙了称许，你就要试着去帮助有难处的弟兄。你将基督当作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他，六个月之后，他的难处也许就会过去。这不仅是担去神子民的罪孽，也是解决神子民的难处。再者，这乃是维持圣徒中间那灵的一实际的路。

因此，关于主的筵席，我们该实行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察验自己。第二，我们不该谈论犯罪的圣徒。只该为他祷告，并将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供应给他。这样的供应，迟早要成为他真实的救恩。这样，召会的难处就会藉着我们得解决，我们在那灵的一上也不会有难处。藉此我们里面也能有平安来赴主的筵席。

在召会生活中，愿我们竭力保守一，并尽力过爱的生活。爱建造人，知识却杀死人。（林前八 1，林后三 6。）要一直过一种在爱里的生活。你是否去帮助某一个人还是其次。首要的是要用相同的爱来爱众圣徒，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我们倾向于爱刚强的圣徒，不爱软弱的圣徒。我们必须用相同的爱来爱众圣徒。只要他是一位圣徒，他就是召会的一个肢体，我们就该用相同的爱爱他，像我们爱别的圣徒一样。这会杀死病菌，消除难处，并建立起永久常存的那灵的一。

第二章　神的行政

我们已经看过在爱里保守一这件要紧的事，现在我们要来查读主的话，看神在这地上的行政。

神在旧约里的行政

神在这地上的行政，与召会的治理有密切的关联。我们若要看神在这地上的行政，就需要看召会的治理。我们要研究这事，就必须回到旧约，来看神在人中间起初的行动。

祭司的国度并圣洁的国民

在创世记，自从亚当堕落以后，神就在这地上在祂所拣选的人中间有行动。神藉着祂在创世记里的行动，得着了一些重要的人物，至终得着了以色列家。祂所得着的关键人物有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同约瑟。藉着雅各同约瑟，神得着了以色列家这一小群人，但在以色列家我们不大看到神的行政。直到出埃及记所记载，摩西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行政。

在出埃及十九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告诉以色列人，祂要他们作『祭司的国度』并『圣洁的国民』。（出十九6。）那时以色列民大概有二百多万。以色列人不是个别的从埃及被救出来，乃是整个族类集体的得救。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从埃及出来，乃是一个团体的百姓，甚至是一民、一国，从埃及出来。当他们来到西乃山时，神称他们为祭司的国度，并圣洁的国民。在西乃山的这个国度里，开始了神在这地上在祂百姓中间的行政。

神凭着祂即时的说话加上祂常时、写出来的话，藉着一些代理人所施行的管治神的行政不是独裁者的专制，也不是百姓的民主。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乃是神治，指明神亲自来管治、管理、治理祂的百姓，是直接的，不过是藉着一些代理人。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些代理人就是那为神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祭司乃是领受神的话，神的说话，神的指示的人。神的说话，就是祂常时和即时的说话，乃是以色列人活的宪法。

在颁赐律法以前，还没有神常时的说话，但一直有神即时的说话。律法乃是神常时的说话。律法，就像美国的宪法，可视为神亲自所写，神百姓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然而，旧约给我们看见，单凭神写出来的宪法还不足够，还需要神即时的宪法，就是神即时的说话。神即时的说话总是与祂写出来的话并行。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治，乃是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时的说话，或神藉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乌陵、土明所启示出来即时的说话而有的管治。（出二八 30，利八 8，民二七 21，申三三 8，撒上二八 6，拉二 63，尼七 65。）

在神的管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藉着大祭司胸牌上的乌陵、土明所说即时的话。在以色列人当中，一面有长老。另一面有祭司。圣经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明长老是如何产生的，却告诉我们祭司是如何产生的。神拣选了整个以色列国作祭司的国度。祂的原意是要以色列人中每个男丁都作祭司。但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达到神的目的。于是神就从拣选整个以色列国作祭司，转移到拣选一个家，就是亚伦家。亚伦家成了祭司的家，以顶替祭司的国。亚伦是父亲，被神选立为大祭司，他的儿子们都成了祭司。（出二八 1。）

旧约里的祭司就是这样产生的。在众祭司当中有大祭司，穿着祭司的衣袍。这些衣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以弗得上面的胸牌。（出二八 15～30。）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出二八 17～21。）多年前，我读过一篇由希伯来学者所写，关于乌陵和土明的文章。照这篇文章所说，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二个名字是用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中之十八个所组成的。其余四个字刻在一块叫作土明的宝石上。『土明』这辞指明完全或完整。这样，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都可以在胸牌连同附加的土明上找到。

此外，照这篇文章所说，乌陵意即光，乃是加进胸牌里，放在十二块石头底下的发光体。正常的时候，胸牌的十二块石头都在乌陵的照亮之下。当祭司带着胸牌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忽然一块刻有某个名字的石头变暗了。石头这样变暗，就是神即时的说话。这样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大祭司就能拼出一个字、一个句子、以至一整段话，直到神完满的决断得着确定。因此必须有希伯来文完整的二十二个字母，才能拼出字来。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约书亚七章亚干犯罪的事就是藉着乌陵、土明查出来的。他们凭乌陵、土明，就知道犯罪的人属犹大支派。最后，那个家和那个人都找出来了。（书七 16～18。）在出埃及记，大祭司的胸牌称为决断的胸牌，（出二八 30，）因它为神说即时的话。每逢发生了成文的律法所不能决断或解决的难处，大祭司就带着胸牌进到神面前，仰望神，并读胸牌上的字母。那样，他就得着神的说话。这就是领受神关于祂行政之即时启示的路。这也是一些学者称旧约里这神圣的行政为神治的原因。

大祭司从神领受了即时的说话以后，不是直接执行或实行神所说的。他乃是把所领受的传与长老们，长老们就成为神百姓当中直接的治理者。约书亚可视为当时神百姓中领头的长老。伴随着约书亚的大祭司是以利亚撒，他是亚伦的后代。神叫摩西告诉约书亚，他若要知道神的旨意或带领，就要到祭司以利亚撒那里，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民二七 21。）他们二人在神的行动里是走在一起的。其中一人负责进到神面前领受神即时的说话，另一人接受神圣的说话，治理神的百姓。原则上，神的行政总是由长老们照着那藉着乌陵和土明所领受神圣的说话而执行出来的。当祭司软弱了，就如在以利的时候，（撒上一 12，三 12～14，）就有申言者兴起，加强神的说话。（撒上三 20～21。）神藉着祭司即时的说话，是凭着乌陵和土明，但神藉着申言者即时的说话，是凭着神的灵降在某些人身上，使他们能说神的话。

以后，以色列人随从世俗的作法要有王。这得罪了神。（撒上八 4～7。）他们想要一个王，这使神不悦，因为他们不要神却要人作王管理他们神容让他们有主，但他们却因此受苦。（撒上八 10～18。）在这个王（扫罗）以后，神立一个合乎祂心的人作王，这人名叫大卫。（徒十三 21～22。）甚至在大卫的时候，还需要以弗得。（撒上二三 9～12，三十 7～8，撒下六 14，代上十五 27。）

当君王职任衰弱时，就有申言者兴起。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就来责备他，在神的行政上帮助他。（撒下十二 1～25。）从大卫的时候起，直到玛拉基的时候为止，（玛一 1，）所有的申言者都是神所使用的人，向神的百姓说神即时的话，帮助治理者，君王，在神的百姓中执行神的行政。

旧约所发生的事都是预表新约的行政。我们要明白神今日在祂新约行动里的行政，就必须回头看旧约，好完全明白神行政的实行。神的行政是神亲自直接的管理和管治。这直接神圣的管理就是神治。我们必须看见神在祂百姓中间神圣管治的原则。神的管治是凭着祂即时的说话，加上常时的，写出来的话。即时的说话是藉着祭司或申言者，但祭司或申言者都不是直接的治理者。直接的治理者乃是长老、士师、或君王。

神在新约里的行政

使徒所设立的长老

我们现在来到新约。在旧约里，我们读不出头一批长老是如何产生的。新约里也没直接的话告诉我们，新约召会中头一批的长老是如何产生的。彼得和约翰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的长老。（彼前五 1，约贰 1，约叁 1。）雅各也是那里的长老。（加二 9，徒十二 17，十五 2，13，二一 18。）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加一 19，太十三 55，）在主受死以前还没有得救。（约七 3，5。）他或是因着看见主的死，或是因着主在復活里向他显现，（林前十五 7，）就相信了主。因此，从他得救到他成为长老，为时很短。至终，他成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领头的长老。在加拉太二章十二节，雅各的名字代表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使徒行传，雅各是耶路撒冷长老中显着的一位。（徒十二 17，十五 13，二一 18。）雅各、彼得和约翰这些长老是怎样产生的？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当使徒保罗被主兴起，并被圣灵差遣出去的时候，主使用他建立了新的召会。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保罗大概在同一年内就回去，在这些新的地方召会中选立长老。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清楚记载选立长老的事。使徒们传了福音，并将圣徒们形成地方召会以后，就在圣徒中间设立长老。提多一章五节告诉我们，建立召会的使徒有地位和权利，差遣代表设立长老。提多的事例就是这样。他代表使徒保罗在革哩底岛上各城设立长老。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长老正确的产生，乃是藉着那些传福音给他们，教导他们真理，并把他们与圣徒们形成召会的人，来选立他们。这些使徒们该是选立长老，为要在各地方召会执行神行政的人。

主的恢復刚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时候，我们至少采取了百分之八十弟兄会的实行。到了一九三五年，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完全跟随他们，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在召会实行的事上有严重的错误。倪弟兄在那段时间所得的亮光，见于『聚会的生活』一书。那些信息是他在一九三四年首次释放的。

倪弟兄刚看见圣经中召会生活之实行的亮光时，他还是有点受我们的谦卑的限制。他说，『今天我们是非正式的使徒，但非正式的使徒也有非正式的权利，选立非正式的长老。』我们很谦卑。我们那时对于自承是使徒，还感到不妥。但我们的确说过，『即使我们今天不是使徒，我们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使徒。不然，这些召会是从那里来的？』无疑的，在中国的众召会都是出自倪弟兄的教训。他若不是使徒，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使徒。

过了不久，倪弟兄出了另一本书，书名是『工作的再思。』在这本书里，倪弟兄就勇敢了。他说，我们这些传扬福音、教导真理、建立并形成召会的人若不是使徒，那么谁是使徒？他在这事上变得非常刚强。他把『非正式』一辞的『非』字去掉，说我们是正式的使徒，我们所设立的长老是正式的长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都不是非正式的长老。我们是正式的长老。我知道我们有些人还年轻，但比起保罗在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所设立的长老，你们已经不年轻了。那些长老是保罗在建立他们的召会后一年之内选立的。

使徒的教训—神新约国度的宪法

我们已经看过，在旧约里律法可视为神百姓的成文宪法。在新约里，为着神在祂子民中间的行政，是甚么顶替了律法？我们知道是基督顶替了律法，但我们在这里是说到在神的行政这一方面和意义上，是甚么顶替了律法。在新约里，乃是使徒的教训顶替了律法。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在五旬节那天，三千人得救以后。就立即开始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在旧约神的国里，宪法是律法，在新约神的国里，宪法是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就是完整的新约。这首先包括主耶稣在四福音里的教训。头一批的使徒受主耶稣嘱咐，把主所教训他们的教训新的信徒。这清楚的记载于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使徒的教训也包括行传、书信和启示录所记载的。在启示录的末了，约翰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在神圣的启示上加添甚么，或从其中删去甚么。（启二二 18～19。）这就是说，到了启示录，使徒的教训就完整了。从那时起，再没有人可以加添或删去甚么。你若加添甚么，就必受灾害；你若删去甚么，就必失去神圣的福分。整本新约，就是使徒完整的教训，必须被看为神新约国度的宪法。

长老是祭司和治理者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把神在新约里的行政这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他吩咐在哥林多的弟兄们把一个犯罪的人从召会的交通中除去，（林前五13，）也就是从使徒和圣徒的交通中除去。他巴望这恶人从召会中除去，但他不会亲自作这事，因为他不是直接的治理者。因此，他吩咐那些直接治理召会的人作这事。从新约的教训和榜样，我们可以知道，在哥林多的召会已经设立了一些长老。保罗这样吩咐那些弟兄们，但他没有在行政上治理。长老们才是当地召会直接的治理者。新约神的国成文的宪法乃是使徒的教训，就是完整的新约；在这国里，直接的治理者乃是长老。

此外，在新约时期，仍然有即时的说话。在新约里，我们有大祭司和众祭司的实际。在旧约里，祭司是一班人，长老是另一班人。但在新约里，这两班人乃是一个。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包括长老们，向着神都是祭司。（彼前二5，启一6。）长老们都是祭司，而基督是大祭司。（来三1。）基督在那里？我们知道祂在诸天之上坐在神的右边，（罗八34，）但我们必须看见，为着神在这地上在我们中间的行动，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在我们里面。（罗八10。）所有的长老都需要宣告，大祭司基督是在他们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来八1。）长老们也是祭司，该是在神的管治中治理召会的人。如果在长老治理下的召会发生了难处，长老们要如何解决？在旧约里必须查考律法，找出该作甚么，才能解决难处。在召会里发生了难处，我们就要查考我们新约的宪法。

美国这个受宪法管治的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最高的权力不是总统，也不是国会，乃是宪法。因着美国宪法的权威，尼克森总统被迫辞职。至终，宪法比总统更有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召会中最高的权威乃是使徒的教训。召会中若有难处，我们必须来到新约，看新约对这难处是怎么说的。我们还未来看新约的宪法怎么说以前，不该对一些事情表示赞同或反对。每当有难处发生时，我们必须学习静默，来到神写出来的话，就是新约的宪法前，不带任何意见。我们有一部完整的宪法，比美国宪法详尽得多。

如果我们在成文的宪法中找不到甚么直接说到某个问题，或者我们找到了，但不清楚如何应用，我们就需要即时的说话。执行成文宪法的时间和方式，还需要主即时的说话。我们怎样能得着主即时的说话？我们必须进到主面前，停留在主面光中，仰望主，求主给我们看见该作甚么。然后我们要读胸牌上所有的字母。胸牌上的石头连同其上的字母指众圣徒。就是神的子民。我们要读召会里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光中，同着主，并凭着胸所表征主爱的度量，来读召会里的人，就会得着一些指示，知道该在甚么时候，用甚么方式执行成文宪法上所说的。这就是照着使徒写出来的教训领受即时的说话。当然，我们不该作任何违背使徒教训的事。在旧约里，人不可作任何事干犯律法，但要执行律法，还需要神自己即时的说话。我们有了神即时的说话，我们就不是说自己的话。我们所说的不是出于民主，不是出于专制，乃是出于神治，因为是神亲自照着祂写出来的宪法说即时的话，以管治并管理祂的子民。

召会中所有的长老都需要看见他们是真正的祭司。他们是长老和祭司。作为长老，你有大祭司在你里面，你能有分于祂的胸所象征，祂爱的度量。你用基督的爱来爱众圣徒，并带着这爱的度量进到祂的面光中，仰望祂，读胸牌石头上的字母，就是读召会的众肢体。藉着读召会的众肢体，以他们为神圣打字机的字母，你就会得着一个字、一个辞、一个句子、一个段落，甚至一整篇的话，告诉你该作什么，并如何去作。

我们也必须记住长老职任的原则。长老总是复数的。因为长老是复数的，就需要很多的交通。真实的交通必须是在主的面光中。任何长老之间的交通，若不是在主的面光中，就不是真实的交通。因此，长老们都该操练实行在主的面光中有交通。在这种交通中，那在基督爱的度量里的『乌陵』和『土明』必定会说话。长老们就会知道主对祂子民的心意是甚么，以及主在他们的所在地，为着那里的召会想要执行的是甚么。长老们是祭司，从神领受即时的话，也是治理者，把他们从主所领受的执行出来。关于神的行政，在旧约里的原则如何，在新约里也是一样。

申言者和教师

除了长老们作祭司和治理者以外，选有申言者和教师，如行传十三章一至四节所说明的。在行传十三章，在安提阿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这些申言者和教师乃是能帮助祭司职任和长老职任的人。他们就像旧约帮助长老、君王和祭司的申言者。今天在神地上的行政里，原则也是一样。除了那些作祭司直接从主领受启示，并作治理者执行神所说的人以外，还有申言者和教师，帮助长老职任和祭司职任。

使徒设立召会与长老后与他们的关系

使徒选立了长老，把召会交托在他们手中以后，还要作甚么？有人说使徒与召会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照他们的感觉，使徒选立了长老，他们与召会的关系就终止了。他们用倪弟兄在『工作的再思』里的交通为根据，支持他们的说法。在该书英文版第六十六页，倪弟兄说，『一个召会成立了，所有的责任就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从那天起，使徒在召会的事务上就不再管制了。』我们引用倪弟兄书上的这句话时，该注意『在召会的事务上』一辞。有些人引用倪弟兄的话，但不明白这辞的意义。（倪弟兄在『教会的事务』一书，第一七一页，以及第九至二十页，改正了这种对他话的误用。）使徒们在召会的事务上放手不管地方召会的治理，但召会还需要使徒的教训、指示和吩咐，在这面使徒们不放手。

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召会，吩咐他们把一个犯罪的人从召会的交通中除去。使徒命令召会：『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去。』（林前五 13。）这是不是说使徒把召会的治理拿回来，置于他的管理之下？不，一点都不是。若是那样，他就不需要叫别人把那犯罪的人除去。他会已直接作这事。就这个意义说，作使徒的保罗是在召会的治理上放手，但在教导、指示并吩咐召会的事上并不放手。

倪弟兄告诉我们，在提前五章还说到使徒与地方召会关系的另一面。提前五章十九至二十节说，『对长老的控告。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你不要接受。犯罪的，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也惧怕。』提摩太受使徒保罗嘱咐，接受对长老的控告。这指明使徒选立人作长老之后，仍有权柄对付他们。长老们中间若有难处，这事就要带到使徒那里，使徒就要审断。使徒有权柄在众人面前责备犯罪的长老。在召会的治理上使徒该放手，但这不是说使徒设立了地方召会的长老以后，与地方召会就绝对没有关系了。

圣徒们可以控告有错和犯罪的长老，并且该到使徒那里去控告。最终，使徒们成为一个小法庭，审判这种情形。照林前六章，甚至圣徒们也可以组成小法庭，审判他们中间的案件。（林前六 1～3。）关于某些长老被指称有过错的案件，使徒们该审断。乃是使徒们来决定称义或定罪他们。照提前五章二十节，长老若被判为有罪，就可以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因着长老公开的地位，犯罪的长老当公开受责备。根据保罗在这事上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我们怎能说那些选立长老，又把召会交给他们的使徒，在召会和长老被设立以后，与他们就不再有任何关系？

整本哥林多前书是一本『麻烦人的书。』写本书的使徒麻烦在哥林多的召会。整本哥林多前书可视为对地方召会的命令。林前十一章三十四节说，『若有人飢饿，就当在家里喫，免得你们聚在一起受到审判。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保罗吩咐召会那么多的事以后，还说其余的事，他来的时候再安排。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的最高权柄，是我们的宪法。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些事还未经使徒保罗安排好。在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书信里，藉着保罗的吩咐，许多事情，如婚姻、喫祭偶像之物、蒙头、主的筵席等，得以安排有序。保罗在他与哥林多人的交通中，份咐他们对付至少十一个难处。他吩咐召会作许多事。他是使徒，没有地位治理召会，但他有地位、权利和责任吩咐长老们去作。

众召会在行政上是地方的，但众召会不是绝对独立的

主的话里还有另一个重要项目，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众召会在行政上固然是地方的，但众召会不是绝对独立的。我们在主的恢復的历史中，从弟兄会自治的实行受了警戒。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行政和政府，但它们不是全然独立的。各州在某个程度上是分开的，但这不是说它们是绝对独立的。各州若是绝对独立的，美国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成了五十个国家了。众地方召会不是绝对独立的。使徒们放手不过问众召会的事务，这并不是说每个地方召会就成了独立的个体，也不是说因为众召会是在使徒的教训之下，她们就成了一个联邦。

在林前四章十七节，保罗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必题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使徒保罗在所有的召会中都教导同样的事。他的教训在各处都是一样的，没有因地而异。关于这事，我们需要看启示录二至三章，给七个地方召会的七封书信。主向一个召会所说的话，就是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启二1，7。）在每封书信开头，乃是主特别的向某个召会说话，（启二1，8，12，18，三1，7，14，）但在这些书信的末了，都是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二7，11，17，29，三6，13，22。）主对在以弗所的召会所说的话，乃是众召会都该听的话。每封书信都是向某个召会所说特别的话，但众召会都该听取这特别的话。

一面，众召会的长老有权利和地位，独立的治理众召会。另一面，众召会都该听使徒们从神所领受的话，就是新约的教训。一面，众地召会是地方的、分开的。另一面，众地方召会仍是基督独一的身体，是个生机体；而不是联邦，那是个组织。我们需要照新约所说的，分开的在各地方召会聚会，但众地方召会仍是基督独一的身体。

我还要顺便加上一点话。我们很多人有交通中习惯说，『李弟兄说…。』我请求你们，从今以后不要说，『李弟兄说…。』我们该说『提前说…。』或说，『林前说…。』从主的恢復在美国一开始，我就把主的话传给你们。你们或许藉着我的说话，藉着我的教导，得着了主的话，但我所说的都是主的话。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纯净的话，准确的分办神纯净的话是怎么说的。

使徒的教训乃是真正的领导

一九八六年我们有一次长老训练，说到同心合意。那时我说到使徒的带领和主职事中的领导，但我觉得有些人对我所说的话领会得不准确。因着这种不准确的领会，我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季训练中，释放了末了两篇信息，说到这件事。在那些信息中，我指出在新约的职事里，实际上不是由一个控制的人来领导，乃是在一个职事里，藉着那些带进职事启示的人，由一个控制的启示来领导。新约的领导是在于使徒的教训。

在四福音里，领导的是主耶稣。那个领导是在于一个人位。主耶稣是领导的，有领导的职分。在四福音里，主耶稣差遣祂的门徒到一个地方去。无论祂说甚么，祂的门徒都要听从。在行传和书信里，彼得和保罗该是领导的，但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差遣任何人到任何地方作工。所有往外去的工人，都是由圣灵差遣出去的。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巴拿巴和扫罗『被圣灵差遣，』（徒十三4，）从安提阿到外邦地去。不错，保罗的确曾经吩咐一些与他亲近的年轻弟兄，就如提摩太和提多，去一些地方，作一些事情。（林前四17，多一5。）他吩咐提摩太和提多到他那里去，他们就接受了这些命令。（提后四9，多三12。）但至少我们必须看见，林前十六章十二节所说到的一个事例：『至于亚波罗弟兄，我再三的劝他，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保罗很有负担帮助哥林多人解决他们的难处，而他们的难处牵涉到他和亚波罗，因此保罗盼望亚波罗能亲自去看看哥林多人。保罗不是说他吩咐亚波罗，他乃是说『我劝他。』劝人作甚么事，与吩咐人大不相同。保罗说，『我再三的劝他…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虽然保罗劝亚波罗，亚波罗还是有自由不这么作。他没有作保罗所想要的。亚波罗说，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一节经文看起来很小，但在关于领导职分的真理上却很重要。这一节很有力的证明，保罗在主的工作上没有施行任何控制。

就着命令同工去作事这面来说，保罗在神新约的行动里并不是领导的。彼得和保罗在同工们的行动这件事上并不严格。如果他们劝一位同工作一件事，但他不觉得要那样作，也没有问题。但使徒们在使徒的教训上都非常严格。在提前一章三至四节，保罗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某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新约的经纶不同的事。使徒们不会容忍任何与神新约的经纶不同的教训。年迈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告诉圣徒，若有人带着与基督的教训不同的教训，不要接待他。（约贰9～10。）他说这些人越过了基督的教训。这就是说，他们越过了关于基督的教训，就是新约基本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约翰严格到一个地步，甚至吩咐圣徒不要问这样的人安。在使徒的教训这件事上，使徒们非常严格。这证明使徒的教训实际上就是新约里真正的领导。

第三章　关于我们往前的交通

上一篇　回目錄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过有关神行政的事，现在我想多有一点关于我们往前的交通。

训练的负担

我想叫大家清楚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对于办训练，训练圣徒的负担。倪弟兄在中国大陆曾经为圣徒举办经常的训练。我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到了台湾。一九五三年我们在那里开始有四个月正式的训练。从那一年起，我几乎每年都划出几个月来训练圣徒。

我们实行训练这件事，乃是跟随使徒保罗所作的，跟随他的脚踪。行传十九章九至十节说，『后来有些人刚硬不受劝服，在许多人面前毁谤这道路，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讲堂里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话。』那时保罗是在以弗所，那里已经有了召会。然而，他作了一些工是在召会以外，却是与召会有关且为着召会的。他在一个讲堂，推喇奴的讲堂，传讲并施教。推喇奴可能是个教师，保罗可能租用他的讲堂作会所，传讲并教导主的话。保罗的工作不是在召会之内，乃是在召会之外，但仍是为着众召会的。保罗觉得需要有这样的工作，向许多人传讲并施教。他就在推喇奴的讲堂里作这工，有两年之久，结果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人，都听见主的话。

行传二十八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欢迎一切前来见他的人，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这清楚的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租了一个地方来施教，那时在罗马已经有了召会。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作工，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疑问的，他的宣扬、他的教导、以及他的传讲，都广传了出去。

我们办训练，主要的是根据以上所引，使徒行传两段经文里保罗的榜样。我们有负担用主的话，训练一些寻求主的年轻圣徒。在这训练的工作上，我们看见了很多的祝福。我在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开始有正式的训练。藉着这些每半年一次的训练，我释放了整本新约全部的生命读经。从一九七四年到现在，约有三百处召会，大部分在墨西哥、波多黎各、中美洲和南美洲，藉着生命读经的刊物被兴起来。一位弟兄受主差遣到巴西，用创世记生命读经的一百二十篇信息，在那里兴起了近百处的召会。数以百计的召会因着这些刊物被兴起，且不断因着这些刊物得餧养。你们如果要我停止训练的工作，停止出版，我办不到。我必须顺从我的主，祂差遣我，吩咐我，并给我这个托付，帮助祂的恢復，给我祂话语职事的这个负担，释放祂的话语。在我这样的年龄，我随时都可能到主那里去。所以，我在主面前非常关切我该如何用我的时间。我觉得我的时间头一个该用的地方，就是尽我所能的完成旧约的生命读经。请接受负担为这事祷告。

主差遣我到美国的时候，我竭力帮助在洛杉磯的召会，但我首要的负担乃是释放真理，使召会得以繁殖并扩增。在一九七〇年，许多圣徒往外移民，扩展召会生活，我也在一九七四年搬到安那翰。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该释放主的话。倪弟兄多次直接和我谈到教导主的话这件事。他从已过世纪里所有的教训中，承受了大量的真理。我从他得着了莫大的帮助，因为他把许多事告诉了我。倪弟兄有许多的真理积存在他里面，从来没有印成书。他成堆成堆的手稿，在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的时候被毁了。我要说，倪弟兄所讲的，印成书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倪弟兄所看见并所讲的，印成书的只有这么少，召会怎能建造起来？这就是为何到了一九七四年，我有负担办正式的训练，为要照着已过十九世纪那些最好的教师拔尖的解经，把对新约的正确领会释放出来。我现在仍有同样的负担，要释放旧约的生命读经。我甚至收到许多圣徒的来信，鼓励我、嘱咐我这样作。这是我的负担。我必须在主面前完成我的责任，尽我所能的叫我们众人都清楚主在圣言里的启示。我必须继续陈明，从主在中国大陆藉着倪弟兄开始祂的恢復，直到现在，主所给我们看见的。

我也有负担训练一些年轻的圣徒，不是盼望他们每一位都成为一生全时间服事主的人。但我们的确盼望我们中间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能花一、两年时间学习主的事，就是在主的话和生命的功课上有所学习。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可以决定回去继续读书，或者回去就业。当然，藉着这样的训练，有些人会被试验出来，被印证为一生全时间服事主的人。没有这种训练，我们怎能把这些人试验出来？我觉得训练乃是把这些人试验出来的最好方法。我也有负担，要看见福音化台湾的完成。我相信大约两年之内，就是到一九九〇年，那就可以完成。

留在一个地方，直接帮助建造一个地方召会的负担

我有负担，每年至少九个月留在一个地方，为要与长老们在一起，直接帮助建造那里的地方召会。一九二二年倪弟兄在他的家乡兴起了地方召会。六十六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召会的模型，是全然照着我们从主所看见的建造起来的。倪弟兄没有时间作这事。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时间作这事。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我在台湾约有十年之久。但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训练圣徒，而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花在别的国家。

我们训练了许多新蒙恩的信徒，他们都是在我们到台湾以后，藉着我们传福音而得救的。许多藉我们的传讲而得救的弟兄都成了长老。我们训练他们，并建立他们。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因此成了有用的人，在召会中或在工作里背负责任。现在台湾有一些作长老的弟兄，就是这些被兴起来有用之人的儿子。我因着忙于训练圣徒，就没有机会照着我所教导并照着我从主所看见的，建造一个地方召会。

很多弟兄来问我一些作事的方法，但我没有给他们甚么方法。我告诉他们要把这件事在祷告里带到主面前，并寻求主的带领。我这样作，因为我在早期服事的时候学了很多。在我早期服事的时候，我可以给人很多的指示。至终，我发现这些指示很少管用。我们可以用教人驾驶汽车为例来说明这个。驾驶教练可以把驾驶的原理，甚至一些细节传授给他的学生，但他的教导不是应用。当驾驶教练实际驾驶汽车的时候，可能与他所教的完全不同。他只教一些原理同一些细节，但这些原理常常与实际的路况不相符。他教人驾驶的时候，并不晓得某条路上有个凹陷的地方。他没有料到道路会因大雨而被淹没。

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两部车子在他的车子跟前相撞。有些弟兄可能说，『我是照着李弟兄所教的来开车。李弟兄这样告诉我。』但李弟兄从来没有说过『两车在你前面相撞。』我的点乃是；召会的驾驶盘若在我手中，我驾驶的时候可能跟我所教导你的完全不同。我会照着召会当前的光景和情况驾驶，好把召会安全的带到目的地。

到目前为止，照我的观察，许多带头的人仍是以『摸索的方式』建造地方召会。他们听到一些事，接受了一些教训，但他们实行的时候却不清楚该作甚么，或者该如何作。这就是为何主若给我时间，我有负担要在某个地方投入地方召会直接的建造。我必须在主面前，看我是否该作这事，并且该在那里作。关于这事请为我祷告。

在台北的实验

大约四年前，在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到台北去，为着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作实验，试验一些新的事。我去之前告诉一些弟兄们，我到台北去，是试作一些新的事。我也说在这三、五年间，我不能作太多来帮助在美国的众召会。我只能一年回来两次，带领圣经生命读经的训练。然后我在台北所作的要试验出来，我就会有一个完成的模型带回美国。在美国的众召会就能跟着这模型，照着这模型来作。我到台北去，告诉那里的弟兄们，我回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称之为新路。但我没有把握这条路有多少能成功，能行得通。我告诉他们我所要作的是一种尝试，一种试验，一种实验。那时有将近八十位新长老被设立。我告诉这些长老，他们被选立作长老不是永久的。他们的选立也是在实验之中。可能过了不久，有人发现他们不适合作长老，他们会觉得要辞职。或许我会发现有些人在这责任里不是很合式。我一再的重复这话：我们是在作实验。我说在台北的训练中心是个实验室。

很遗憾的，我没有严格的守住我的话，就是在台北兴起一个模型，然后带者成品回到美国。当美国的圣徒听到这事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想到那里去参加训练。我虽然有点犹预，但我还是对他们的请求让步了。现在我为这事懊悔。那时我该严格的守住我的原则，对圣徒们说『不。』当我还在试验并实验各种事的时候，我该请求所有的圣徒留在美国。这样我就能正确的试验出，那些事到底是否行得通。我该守住这原则，但我没有那样作。那是我的疏忽，我为此感到懊悔。

很多圣徒从美国到台北受训。原则上，训练应该适合来自美国之圣徒的光景，但我没有太多时间督导这训练。我为中文恢復本的工作忙到极点，甚至无法太多投入训练。我若是有时间，就会顾到来自美国之圣徒特别的需要。那个训练的计画和组成，只是为了配合台湾岛的需要，并没有为来自其他国家之圣徒的需要而设计。我的疏忽之处，就是接纳了这些圣徒受训，却没有作甚么预备，使训练适合他们的光景。

在这短短的训练期间，我们给了三万多个初信者施浸。若是我能够重复那次的训练，我不会让受训者给那么多的人施浸。我们发现我们能给许多人施浸，但以后我们察觉，我们没有人力照顾这些新人。

水流职事站

水流职事站只是个办公室，在两件事上服事我的职事：将信息刊印成书，以及用录影带、录音带将这些信息分送出去。职事站所该作的就是这些，此外再没有别的。过去我没有太多时间过问与职事站有关的每一件事，但职事站一直就是有这专特的功用，没有别的功用。这小小的办公室是利未人的服事，服事我的职事，用刊物并藉着录影带、录音带，把神的话释放出去。

藉着说一样的话并保守主恢復的一

在使徒的教训下往前

我们应当照着我们从主的话所看见的往前。不该有任何的控制，领导的职分也不是在一个控制的人身上。使徒的教训必须是我们中间的领导。我们都必须在使徒的教训之下。我到美国来，许多弟兄能作见证，我从来没有给人看见我是带头的。众召会带领的人都能作见证，我从来没有控制任何召会或任何圣徒。我从来不控制任何事，我也绝不愿意控制任何事。反之，我会尽所能的从所谓的领导职分上退出来。我不是说我从主的恢復退出。我有从主来的负担，我必须对祂忠信，对祂的托付、祂的嘱咐忠信。但你们要确知，我会尽力避开领导的职分。

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竭力说一样的话。（林前一 10。）我们中间绝对没有异端。我们中间既没有任何基本的难处，要避免说不同的话，并说一样的话，该是很容易的。并且，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人能控制地方召会。没有人能控制任何事，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组织。我不控制，职事站也不会控制。过去可能有错误，但是让我们活在今天，忘记昨天。我们甚至没有明天，我们只有今天，并且只活在今天。昨天所发生的已经过去。过去若有甚么错误，我们需要基督这赎愆祭的血洁净我们。过去的错误向主承认了，就在主洁净的血之下。我们需要忘记过去，继续往前。我们甚至不该期望明天会发生甚么。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活今天。没有人控制你。众地方召会都有完全的自由往前。只要你不作甚么违背我们新约宪法的事，没有人会难为你。在主的恢復里，在我们中间，没有甚么值得忧虑，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异端或任何组织的控制。每个召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往前。我希望我们对主的恢復都是如此忠信又忠诚。我们该向主认真：使主的恢復为着主的定旨：在这地上是得胜的，甚至是兴旺的。

关于我们中间的作法，就如蒙头、受浸或传福音等，圣徒中间是怎样行，就让他们怎样行。若是有姊妹们要蒙头，就让她们蒙头；别人若不蒙头，也给她们有自由。我们对召会生活里一切在我们共同信仰之外的作法，都该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有些人觉得有负担探访人传福首，就让他们去作。那些有负担去探访人传福音的圣徒，也不该坚持这种作法。我们该尽量避免不同的用语、口号或说法，尽力保守在主恢復里的一。我们必须避免作任何事，伤害圣徒的自由或基督身体的一。

我们不要期望所有的召会都是一样，这是明智而有益的。要众召会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召会里的十二位弟兄，也无法在每件事上都相同。一个地方召会若有负担到人家里探访人传福音，他们就该完成这托付。他们不需要说别人没有这样传福音。别人若不觉得要到人家里探访人传福音，那不关你的事。不要谈论谁是为着这个，谁是为着那个。我们不该有这样的谈论。我们不该给自己或别人加上甚么称号。我们若想实行某一件事，就可以去作。别人若不想实行，他们有自由不去实行。我们不该问谁支持某件事，谁不支持某件事。这对你或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我们都必须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叫基督的身体能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弗四 3，16。）

问答

问：很多时候你在经历中摸到一点，是你真正关切的。你怎样能就着这些真正所关切的有交通，而不会被人认为是消极的，因而又引起另一个难处？这是我所关心的。这也关系到寻求主和寻求真理的自由。

首先，让我们尽量避免产生任何的难处。其次，我们必须尽所能的把每一件事敞开来。我若在你身上看到一些对主的恢復不太好的事，我必须为你祷告，寻求主的带领，到你那里，把所关切的事向你敞开。我这样作，应该没有任何惧怕，因为我们都是在主恢復里的弟兄，我们能交通到这些事。我相信藉着透彻并坦诚的交通，一切事都会有解决的路。请不要在任何人背后作甚么。我若在你背后作甚么，就是我对你或对主的恢復不忠信。实际上，我若对你忠信，我就是对主的恢復忠信。我绝不会在你背后作甚么。若有甚么难处，我需要到你那里，与你有敞开的交通。

今天在主的恢復里有许多人，也有许多同工和长老。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带着不同的背景；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领会和想法。以为我们绝不会有难处，简直是作梦。即使在夫妻之间；也难免有难处。只有两个人的家庭如何解决难处？必须有正确并智慧的路，不至于损害他们的婚姻生活或伤害他们的感觉。但我们必须敞开。我不该在我妻子背后作甚么，她也不该在我背后作甚么。我们若不避免这个，就会杀死一。

你若感觉或观察到一些关于主恢復的事，关系到某个人，你该为他祷告。不要急促的去见他。他还是人，你也还在天然的生命里。我们该害怕自己，过于害怕任何别的事。我们该害怕自己急促的作事，损害到别人的感觉，并把敞开交通的门关闭了。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感觉受引导，在适当的时间去见这位弟兄。我们去见他以前，不该对任何人说些甚么，因为这种『事前谈论』会开门给魔鬼进来。我若看见一些关于你的事，在主的恢復里不是那么合式，我不该对任何人谈论这事。我该向主祷告，直到祂引导我去见你。然后我们就能在爱里，并在相互的了解里，彼此敞开。我们都有心为着主，我们都有同一的目标，要看见主的恢復正确的往前。

因此，我们应该，也能够彼此信任。我能来到你这里，有信心你会与我交通，找出解决难处的路。我相信藉着这种在爱里敞开、坦诚的交通，一切的难处都能得着解决。若有人这样来到我这里，我会很感激这种的敞开。即使三位在某个地方带领的弟兄也可能有难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难处？惟一的路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的，有敞开、坦诚的交通。我不觉得任何人在作甚么反对我，我也不反对任何人，所以我们能在爱里有敞开、坦诚的交通。虽然我在台北很忙，我相信若有弟兄来见我，让我知道他们的难处，我会对他们的情形有所帮助。这也许只需要两三分钟。你们到我这里来，应该毫无惧怕。我不是老虎，我只是你们的弟兄。有人可能觉得怕打扰我，耽误我的时间。但是因着没有正确的交通而引起的难处，花费我更多的时间。对付难处比起你来见我所需的时间，至少多十倍。你来见我会省却难处，省却难处就是省时间。像这样的难处发生时，我就接到许多信件与电话。一切的问题都是关于过去或将来的。这就是为何我要强调基督徒生活不在昨天或明天。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将来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甚么。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今天。

我们应该坦诚、敞开，但我们凭智慧可能觉得不该摸某些事。我若需要说甚么，就对那有关的人敞开的说。我若察觉我摸某件事会引起更多难处，我就运用智慧不去摸它。我如果真正的关心这事，我会为此祷告。我甚至不会告诉我的妻子。我总是守住这原则。我与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操练自己。我和他相处了十八年。凡是知道我们关系的人都能作见证，我们之间没有一点问题。因为我实行这原则，这些年来就得以避免捲入难处里。

我希望大家都能实行这原则。我们若对某件事有真正的关切，是涉及某个人的，我们首先该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在爱里有坦诚、敞开的交通。我们若察觉我们摸这事会有无益的副作用或结果，我们就该运用智慧不去摸它。我们可以把这事交给主的主宰权柄。我们若有负担，就只能祷告。这样我们在召会里就绝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或不同的说话。我为着主恢復的心可能是很好的，但我可能带着最好的心来见一位弟兄并说一些话，却仍然被他误会。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学习在每一方面都谨慎说话，谨慎行事。

问：当带领的弟兄们来在一起为召会祷告的时候。不该把我们在圣徒身上所看见的任何难处题出来，我这样领会是否正确？

即使我们对妻子说话，也必须运用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的婚姻生活有平安、甜美的感觉。我们对妻子说甚么或不说甚么，都必须运用智慧。我们要说多少也必须小心。我们对妻子说话若稍不小心，就会产生难处。我知道有些事例，丈夫对妻子说了一句粗心的话，结果他们整个婚姻生活就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智慧。

在某个地方若有三位长老，这些弟兄们彼此说话也需要运用智慧。你是三位长老中的一位，若看见圣徒有一些难处，不要立刻与另外两位弟兄谈论。你必须把这事带到主面前，并为此祷告。你可以问主说，『主，我对这事的感觉可能会错。求你给我看见真实的光景。』在祷告中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然后你就会有主的引导，确信主是与你同在。在这种灵里，带着这种空气，你就可以到另外两位弟兄那里。你也可以问主说，『我该去两位弟兄那里，还是只去一位弟兄那里？我该到那一位弟兄那里去？』主可能会叫你去见某一位而不去见另一位。等候一下。这是智慧，这会对那个局面有帮助，这样就绝不会造成任何难处。

长老们也该谨慎，不让妻子知道关于召会的事。那是相当危险的。有些圣徒祕密的告诉我一些事情，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一位亲爱的圣徒曾向我敞开一些事，并嘱咐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他所告诉我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保守祕密。我从来没有让我的妻子知道这事。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所以我们在说别人或告诉别人的事上，不可随便。凡我们所说并所作的，的确关系到主的恢復，主的权益，这不是小事。我们若运用这种智慧，就会避免，也能避免许多难处。

我们必须尽力避免难处，并且尽力说一样的话。我们都确信我们中间没有异端，我也不相信我们任何一位对另一位弟兄有不好的感觉。我们中间不该结党，或加入任何派系。我们不该对一些弟兄有不同的态度。你也许对一位弟兄很好，但在另一位弟兄面前你成了另一个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对每一位都该一样。我们是在主的恢復里并在召会生活里。偏爱某些圣徒是不对的。

问：有些圣徒可能听到一些谣言或闲话。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变得消极或造成难处，但在很多事例里。他们有变得灰心的情形。他们失去为着召会生活的心，失去对主恢復的信心。在很多事例里，这使他们对他们召会中的领导，或我们中间的职事起了疑问。已过这次利未记的训练乃是真正的药，真正的膏，真正的帮助。但我很关心在我们的召会中可能有许多例子，就是弟兄姊妹虽然不消极，可是他们听到一些毫无根据的闲话或谣言，其中可能有一些成分使他们起了疑问。他们本身不是反对者，也没有结党，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享受，完全灰心，完全没有信心。在很多事例里，他们甚至没有发表他们所听见的，只是从召会生活和服事中退去。这的确使这些圣徒软弱了。我们怎样才能公开的，或私下的帮助这种弟兄或姊妹？

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的召会有一次很大的风波。那次的风波使在上海的召会关了门，也使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六年之久。那次风波发生的时候，我不在上海。一九四六年战事结束，我回到上海，那里的召会开了门。但与一九四二年以前的人数比较，那时来聚会的圣徒为数甚少。只有大约八、九十位圣徒参加擘饼聚会。很多圣徒在这次风波中受了伤，所有的箭头都是射向倪弟兄。他是攻击的目标。

因为我当时不在那里，并且我不是一个愿意听消极事情的人，所以我对那时在上海召会的一切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在上海的召会，那时我大病初愈。在我生病和养病的两年半中，我学习很多，主要的是关于两棵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在上海有些圣徒，多年来在主里对我一直非常亲爱，他们来见我并这样查问我：『李弟兄，你相信倪弟兄从来没有犯过错么？』我该怎样回答？是，还是不是？我不受这问题的搅扰，因为我在病中学到关于这两棵树的功课。我这样查问那些来见我的圣徒：『你定罪倪弟兄作错某事以前，你属灵的生命怎样？』他们很积极的回答说，他们的属灵生命非常好。他们是活的，且是绝对为着召会的。我再问：『那么现在怎么了？』很多次他们都流泪告诉我说，他们感觉若有所失，他们灰心丧志。他们说主仍与他们同在，但他们失去了兴趣。

换句话说，他们定罪倪弟兄以后，他们的经历完全是消极的。于是我回答说，『弟兄，你说倪弟兄错并定罪他，如果这是正确的，你属灵的生命该比从前好。为何你定罪他并说他消极话以后，你属灵的生命变得这么可怜？』这种交通拯救了许多在上海的圣徒。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的来见我。我只是查问他们，在这种消极的说话以前，他们属灵的生命如何，以后又如何。他们都看见其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就都悔改了。

我想我们能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圣徒们。我们可以问他们，他们所听到的是否对他们属灵的生命有帮助。若有帮助，他们就该接受；若没有帮助，就必是出于仇敌的。不管你所听到的是真是假，只要这些听来的话对你属灵的生命有消极的影响，你就不该接受。断定倪弟兄的错或对，不是圣徒的事。即使他们所作的是对的，结果又如何？结果乃是叫人死。就是稍微谈到消极的事也会叫你死。我们必须帮助圣徒跟随他们里面的生命，并保守他们属灵的生命不因任何事物而发死、受伤或受毒害。我们该帮助圣徒避开任何叫他们属灵的生命发死、受伤或受毒害的事物。我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对上海的圣徒这种的交通，使数以百计的圣徒悔改。数以百计的人悔改，回到召会生活里。许多人到倪弟兄那里去，直接向他悔改。